

## 美國海軍佩里艦隊的晚清中國之旅

劉嘯虎\*

**摘要** 1853至1854年，遠航日本的美國海軍佩里艦隊曾在中國東南沿海駐泊，由此對十九世紀中葉的晚清中國留下了一份獨特的觀察記錄。佩里艦隊的中國記述帶有鮮明的獵奇意味，從中可見一種居於“文明”之上的“俯視”態度，這正是佩里艦隊觀察晚清中國乃至東方時始終無法擺脫的心態。對晚清中國及中國人的蔑視和鄙夷，加之對中國局勢進入臨界點的基本判斷，讓奉命遠航日本的佩里艦隊也敢於插手中國事務，甚至進行武力干涉。其背後反映出的，正是近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在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範圍內的心態和作為。

**關鍵詞** 佩里艦隊；晚清；廣州；上海；太平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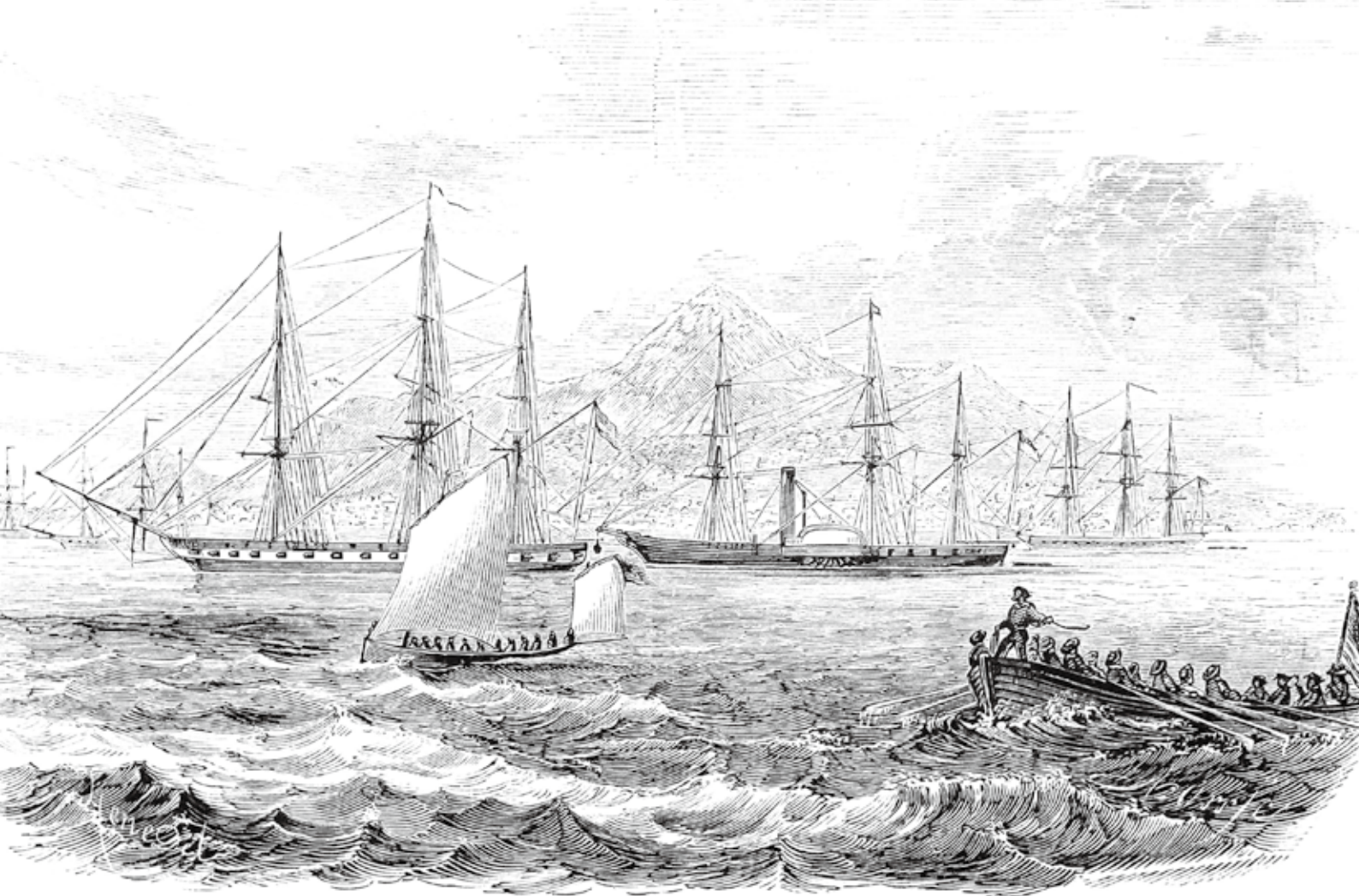
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加爾布雷恩·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艦隊進入日本江戶灣，要求與德川幕府談判，商討開關通商事宜，日本舉國震驚，這即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次率艦隊來到日本。面對佩里的強硬姿態，幕府只得接受開國要求。3月31日，日美雙方在橫濱簽署《日美親善條約》。由此，日本被迫結束鎖國，幕藩體制開始逐步瓦解，日本歷史開始走向近代。

眾所周知，經過1846至1848年的美墨戰爭，美國自墨西哥手中得到加利福尼亞，美國領土由大西洋沿岸擴張至太平洋沿岸。美國政治家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隨之提出“太平洋帝國”構想，即美國注定要以廣闊的太平洋為未來的舞台，必須憑藉自身的外交努力和軍事實力在遠東太平洋地區建立起強而有力的影響，這將是美國成為世界性強國的根基。佩里艦隊遠航日本，即是對“太平洋帝國”構想的實踐。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美國在太平洋沿岸尚沒有大型海軍基地。1852年11月，佩里艦隊是從本土東海岸

佛吉尼亞州的諾福克（Norfolk）出發，經大西洋和印度洋遠航日本。佩里艦隊耗時長達半年，繞過好望角，穿越馬六甲海峽，其間先後經停馬德拉群島、南非開普敦、毛里求斯、錫蘭、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廣州、澳門、上海等地，後於1853年5月到達琉球那霸港，又從琉球航行赴日，方開始對日交涉。交涉過程中，佩里艦隊一度經琉球返回中國，後再度赴日逼迫日本簽約。由於曾在中國東南沿海駐泊，佩里艦隊對十九世紀中葉的晚清中國留下了一份獨特的觀察記錄，甚至一度用武力對中國進行了干涉。<sup>1</sup>

來華之前，佩里艦隊先後經停新加坡和香港這兩處英屬殖民地。在這兩地與華人社會的接觸，成為佩里艦隊對中國最早的親身認知。佩里本人指出，新加坡與中國的貿易堪為大宗，大批中國商船藉東北季風來到新加坡，運來“錢幣、茶葉、絲綢、瓷器、煙草、肉桂、棉布、金線以及上千種精巧的‘小玩意兒’發明，中國人的心靈手巧名聲在外。他們運回去的則是有害無益的鴉片、能吃的燕窩，還有各種各樣的歐洲工業品”。<sup>2</sup>佩里艦隊人員更忠實記錄了新加坡五方雜處、各種文化混合交融的獨特景

\* 劉嘯虎，歷史學博士，湘潭大學碧泉書院·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外關係史等。



HAHODADI, FROM THE BAY.

圖 1. 佩里艦隊通過馬六甲海峽，英國軍艦向“密西西”號鳴炮致敬。（圖片來源：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146-147.）

觀，並對中國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印象深刻：“定居新加坡的各族群都保留着本民族的風俗習慣，以及自己特定的信仰標誌。中國人留着辮子，抽着鴉片，上香拜神；阿拉伯人頂着大包頭，念誦先知之名，去清真寺跪伏禮拜；歐洲人則刮鬍子，喝倫敦波特啤酒，在教堂的長椅上自有一席之地。”<sup>3</sup>

如他們所見，中國人促進了新加坡農業的初步發展：“英國人最初據有新加坡時，這個島嶼被叢林覆蓋，完全沒有種植業。如今在城市附近已經有了數量相當可觀的種植園，並或多或少向內陸擴張。這些種植園主要由來自中國的移民打理。稻米、咖啡、蔗糖以及其他熱帶農產品均可種植，只是產量尚不能滿足本島

的消費。”<sup>4</sup> 他們同樣記錄下了華人在新加坡早期創業付出的代價：“那些定居在這繁榮之地的人們，其住處有着鮮明的反差。殖民地官員和商人住的是優雅舒適的城鎮和鄉村別墅，中國人的住宅卻既不通風又骯髒污穢，馬來人的住宅則脆弱不結實。”<sup>5</sup> 彼時尚屬蠻荒的新加坡虎患猖獗，從事農業的中國勞工常年在野外勞作，結果成為虎患最大的受害者：“據說——很可能是真的——老虎一旦嘗過了人肉，對這種滋味的偏好就會壓過普通的鹿肉和野豬肉，就會想方設法獵到這種最愛吃的美味。對人肉的飢渴欲求，讓老虎對新加坡居民來說非常危險。尤其是對貧窮的馬來人和中國人而言，他們必須將自己暴露在叢林中。同樣是據說，這種猛獸明顯偏愛吃中國人。”<sup>6</sup> 注意，這種記述帶有



圖 2. 美國船與上海港（圖片來源：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168–169.）

鮮明的獵奇意味，隱隱可見一種居於“文明”之上的“俯視”態度。而“獵奇”與“俯視”，恰恰成為後面佩里艦隊在觀察十九世紀中葉的晚清中國乃至東方時始終無法擺脫的心態。

比如佩里本人特意記錄下的一個例子，他參觀了新加坡當地一座華人寺廟：

稀奇古怪的混亂信仰，好像是多種教派混合之後的產物，這從司令官參觀一處中國寺廟時之所見即可窺一斑。此地的一處牆龕裡有人類形象的惡魔，但是外表極度可怕。惡魔面前放着一張聖母和幼年耶穌的畫像。這無疑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組合搭配，自然讓司令官不由揣測起反差如此巨大的形象放在一起用意何在。無論聖母子畫像代表着惡魔的慈悲寬容，還是正相反，用意都不甚明確。反正這位惡魔大人那副邪惡的尊容所表現的意象都讓人

很不舒服。從中能看出，惡魔可不如旁邊的聖母子平心靜氣，他是相當的不入戲。不過可以肯定，將基督教人物放進中國寺廟，跟葡萄牙天主教傳教士的早期傳教活動有些關聯。<sup>7</sup>

佩里以“文明人”的身份和“獵奇”的眼光對前所未見的事物進行品評，“中國”在其中與“稀奇古怪”或者“混亂”，甚至“邪惡”緊密相連。這般界定，基本左右了佩里艦隊人員對中國的觀察視角。

在下一站香港，佩里艦隊那文明的優越感更佔上風。佩里艦隊人員眼中的香港一派繁榮：“這裡是一幅繁忙的圖景，岸邊泊滿了中國船隻，港口中來自世界各國的船隻雲集，拖着辮子的中國人一直在路上勞作，或是幹着這個先進之地所需的其他體力活兒。1841年英國人剛得到香港島時，這裡除了荒涼貧瘠的山坡一無



VIEW OF OLD CHINA STREET, CANTON.

圖3. 廣州老城街巷（圖片來源：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160–161.）

所有。如今，這裡屹立着維多利亞城。目前這裡人口約有14,671人，倉庫貨棧、船塢碼頭和商船隊應有盡有，見證着這裡的物質繁榮。俱樂部、閱覽室、學校和教堂則是這裡社會、文化和宗教信仰事業進步的有力證明。”<sup>8</sup>佩里艦隊人員力陳殖民者為中國的土地帶來了文明、進步與開化，而暫時未經歷文明、進步與開化的中國人，只能充任勞工和小商販。這樣的描述在對晚清中國的評價中，無論是對廣州還是上海，都時常出現。

## 二

在與中國親身接觸之前，佩里艦隊人員對中國的重要認知來源，是法國著名來華傳教士兼旅行家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 1813–1860）的遊記。古伯察於1839年來華，進行了長達六年的環中國旅行。他經熱河至鄂爾多斯，由寧夏、甘肅、青海等地到達西藏，

再南下經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到達廣州，直至前往澳門。古伯察為自己的旅行留下了《中華帝國紀行》與《韃靼西藏旅行記》兩部重要遊記。遊記中，古伯察一改從前兩位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國的描述——伏爾泰對中國極多溢美之詞，而孟德斯鳩對中國大加貶低——他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記錄下帝國沒落期一個善惡好壞並存、立體如萬花筒一般的中國，在西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被不少有志來華者奉為指示津樑的資鑑。<sup>9</sup>佩里艦隊人員也不例外。然而當他們跟廣州有了親身接觸之後，卻表示現實讓古伯察遊記留給自己的中國想像徹底幻滅：

廣州所留下的第一印象，很明確地說是令人失望。可能是從前太過期待，從司令官對這個地方熱情洋溢的描述中可知，他從前想像這裡會讓異國來客眼前一亮，事實卻大相徑庭。他盼着能見到各式各樣

## 南粵人文



圖4. 香港街頭的剃頭匠（圖片來源：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158–159.）

的舟船，艷麗彩旗裝點的甲板，西面八方處處都有熱烈歡迎相伴。他用憧憬描繪了如此一幅愉快的畫面——河上漂浮着美麗的船屋，這些船屋沿河兩岸下纜，其間有十萬形形色色的居民。他還回憶起了自己聽過的故事——寶塔高聳，飛簷層疊，令人賞心悅目的屋邸佔地寬廣，越擴越大，從這片田佔到那片田；溫馨舒適的農舍伴

小橋流水，風景如畫；安逸閒適的中國人在柳蔭下垂釣，別無他務。這些內容在我們的閱讀中習以為常，這些畫面讓我們的童年時光愉快美好。

然而，如同許許多多其他例子一樣，童年想像中的畫面在成年之後被冷峻的現實一掃而空。廣州根本沒有那些熙攘人群和幸福生活的美麗圖景。其實，這裡的確有舟船、人群、寶塔、農舍、小橋和綠樹，但是同樣也有污穢骯髒、噪音嘈雜、貧窮困厄、悲慘痛苦、餓殍倒臥與黑道江湖。一言以蔽之，除了寧靜安心與田園牧歌般簡單淳樸的畫面，這裡一切應有盡有。<sup>10</sup>

幻滅的原因，是佩里艦隊認為廣州骯髒、落後、狹窄而墮落。“有道城牆環繞此城的一部分，而此城又被另一道由東至西的城牆一分为二。這道城牆的北邊叫做內城，即老城，住的主要是統治者韃靼人；南邊叫做新城，即外城，居民主要是本土漢人（Chinese）的後裔。街道狹窄、彎曲又環繞蜿蜒，有如螺旋錐開瓶器。這裡人口密集，塞得滿滿當當，擁擠到常常沒法容納兩頂轎子（這裡唯一能使用的交通工具）錯身而過。”<sup>11</sup>就骯髒、落後和狹窄而言，佩里艦隊人員認為這裡與“文明而發達”的西方形成極度鮮明的對照：“外國人佔地居住的區域位於河畔，面積相對較小。固然規模有限，這裡仍相當宜人。整個區域佔地不過四英畝。外國商人們佔用了這裡後半部分的大型建築，作為商業和經營場所。前半部分面積約佔整個區域的一半，被營建得美麗如一座花園。正中央是一座英國教堂，不同建築的高高立柱上飄揚着不同國家的國旗。地上鋪設了人行道，用灌木和花卉植物加以裝飾，使之在精神飽滿的清晨和涼爽的晚間成為快活的遊憩之地。異鄉人以特別的角度觀察此地，深感觸動——緊鄰低矮、昏暗的中國人住宅，一邊是高達三四層的歐式建築，另一邊河上則擠滿了住人的小船。”<sup>12</sup>至於“墮落”，在佩里艦隊人員看來簡直是中國人品格上的問題，完全無可救藥：“除了舊城和新城的中國街道，緊挨着的還有



圖 5. 街頭的水果小販（圖片來源：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344-345.）

一條狹窄、骯髒的小巷，那裡恰如其分得名‘豬巷’<sup>13</sup>，裡面充斥着人群中最墮落的一夥。這些人伺候外國水手們的邪欲，供給他們可鄙的烈酒和其他危險的刺激品。”<sup>14</sup>

佩里艦隊人員特意對廣州的行會和丐幫等地下社團進行了饒有興味的觀察，對海上的蛋民同樣着力進行了記錄。他們認為當地最“墮落”的表現，則是海盜的猖獗：

這條河<sup>15</sup>上有海盜嘯聚，漁民有時也會給海盜當同夥。他們在哨所堡壘的虎口之間肆行劫掠，從未失手落網。海盜們敢於冒險出手行劫，如果打劫陌生人不遂，海盜中間會起內訌，他們謀害和洗劫自己的朋友，心中毫無愧疚，完全形同陌路。“密西西比”號<sup>16</sup>從澳門駛往黃埔途中，在廣州河下錨停泊時，兩艘拖軍艦的中國船裡，有一艘由於操船技拙，陷在淤泥裡。見此情景，另一艘船恐亦遭此厄運，索性丟下同伴，試圖沿河而上。船主當

時碰巧正好在船上，頓時表現出驚恐。他害怕自己的船還沒到黃埔就被海盜追上。船主的害怕絕非空穴來風，他的船消失在“密西西比”號的視線之外僅數小時，就遭海盜登船搶劫。彼時這艘船在香港，幾名海盜幾乎是在戰船的炮口下犯案。陸地上的海盜亦如是，偷摸竊盜都是行家，堪比紐約和倫敦手段最高超的小偷和扒手。一天晚上，太陽還沒落山，“密西西比”號上一名中尉剛剛邁上一艘租來的小船欲返回軍艦，即遭一群人圍在中間動彈不得。有個人試圖從他的錶袋裡往外掏懷錶。所幸懷錶是匹克威克式的圓圓一大塊，沒被掏走，但錶鏈被當做戰利品給奪走了。<sup>17</sup>

相比之下，中國人其他“墮落”的“陋習”已不入佩里艦隊的法眼，而只能如前揭文，被歸入“稀奇古怪”一類，比如佩里艦隊人員記錄下廣州城種種令人瞠目結舌的飲食。底層中國人以貓、狗甚至老鼠為食的情況令他們大感

## 南粵人文



圖 6. 大戶人家的婦人（圖片來源：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344–345.）

驚異，他們特意記下一種以所謂肥美老鼠配米飯煮成的船家佳餚，並以自己的認知稱這種飯餚形似“法式雞肉飯”（Poulet-au-riz）。艦隊人員還寫道：“就味道而言，問題必須請教中國官府，這樣的情況在美國或歐洲都未曾出現過，據信中國官府會通過實驗來對其進行檢驗。”<sup>18</sup> 同樣如前文，佩里艦隊人員來華之前從古伯察的遊記中所接受的，是一個善惡好壞並存、立體如萬花筒一般的中國。現在他們接續古伯察的觀察，只着眼於晚清中國的更

多醜陋與不堪。比如纏足陋習，佩里艦隊人員原本是出於獵奇動機，想盡辦法要一看究竟；看完後才連連表示，這是“恥辱”和“無法忍受”：

這樣的場景在（廣州）街頭並不鮮見：髒兮兮的小腳女人坐在街角，身邊盡是一些縫料和一點破布，準備從來往行人那裡接活，按要求縫補衣衫。夜色將至時，她踩着自己那令人噁心的畸形小腳，帶着做生意的家什，步履蹣跚地回家——她可是對自己的小腳引以為榮。

事實上，所有中國婦女都為自己羊蹄般的小腳而深感自豪，並極盡自己所能地鄙視天足。小姑娘們據說眼裡噙着淚苦苦哀求媽媽為自己纏足，這樣能讓她們將來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不過，下層社會的女性也多有一雙貴婦般的小腳。這些要趕上運氣好才能看到。陌生人很難有機會親眼目睹這些不正常的畸形，因為中國婦女決然不願向外人展示這些。但是，伯駕醫生<sup>19</sup>說服了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醫院的病人，於她媽媽在場的情況下，解開了裹腳布，滿足司令官的好奇心。司令官只看了一眼便覺夠了，那不成模樣的殘肢更像是失敗的外科手術留下的標本。像伯駕醫生無疑對此感到恥辱，中國人卻當這是風雅。<sup>20</sup>

在佩里艦隊人員的眼中，上海的情況與廣州並無二致。兩地同樣“骯髒”“墮落”。“老城”<sup>21</sup>同外國人居住的郊區形成了巨大反差，儘管後者已經擠滿了境遇悲慘的當地人。上海本身跟中國的大多數城市一樣，周圍城牆環繞。這地方相當大，人口非常多。上海的街道狹窄，就像大多數的老城一樣，街面不足八到十英尺寬，其間骯髒的小巷縱橫交叉，一條條都通往又小又窄的中國人住宅後門。上海的污穢骯髒讓當地人絕無半點良好的生活習慣。對街道上經常遇見的男男女女投以匆匆一瞥，如諺語所說的‘近乎虔誠’，他們對禮敬虔誠的追求足



圖 7. 澳門疍家婦女（圖片來源：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164-165.）

令人動容。司令官在上海逗留期間，店舖空空如也。為防叛亂者攻城，東西都被搬到了安全的地方。市場上滿目蕭條，幾乎見不到任何當地的紡織品。”<sup>22</sup> 相比之下，洋人居住的“新城”同樣是另一個世界：“上海城前有增修的碼頭，沿着碼頭遍佈貨棧和外國商人的豪華住宅，這些都是跟英國的鴉片戰爭停戰之後便已修建。這裡有寬闊而高標準的道路，美麗的花園，一切世界各地所有的舒適和便利在這裡應有盡有。兩座哥特式的教堂，一座屬於英國人，另一座屬於美國聖公會差會。這體現出努力傳教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信仰的精進令信眾的希望更加堅定。”<sup>23</sup>

只是上海作為鴉片戰爭後新興貿易城市快速崛起的地位，令美國人不得不予以重視：“上海的貿易規模跟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龐大，

甚至連倫敦都不例外。”<sup>24</sup> “（上海的）對外貿易自與英國的戰爭結束後獲得了巨大的增長。人們普遍樂觀地相信，上海將以其出眾的優勢壟斷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份額。”<sup>25</sup> 至於這方水土，他們卻嘲諷道：“一腔詩意的觀察者對這裡（指上海）的景色只感到深深的失望。風景一成不變，連一座山、一道坡甚至連棵能裝點一下單調的樹都沒有。”<sup>26</sup>

### 三

先後在上海、廣州和澳門僱傭中國勞工之後，佩里艦隊人員公然鄙夷中國人的所謂“貪婪”“冷漠”“懶惰”等特質。“中國人”與“鴉片鬼”的形象，更在此時疊加。艦隊經停香港時，佩里特意拜會了美國著名來華傳教士和漢學家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邀



## 南粵人文

請衛三畏擔任其對日交涉的翻譯：

衛三畏先生從中國趕來琉球加入艦隊、擔任翻譯時，帶了一位中國老人隨自己前來。這位中國老人曾經做過衛三畏先生的老師，衛三畏先生認為他在後面的行動中會發揮作用。然而，才過了不長時間，這位中國老人的旅程就快到頭了。老人是吸食鴉片成癮的受害者，自己正嘗試戒掉。努力戒毒的後果，加之在“薩拉托加”號<sup>27</sup>上暈船的影響，徹底耗盡了這位老人的生命，一切藥物都無力回天。他全身麻木無力，眼見着在病痛中消瘦下去。死前一週，老人的狀況極度可憐——他那副骨頭架子上的所有關節似乎都不停地扭動，臉色陰森蠟黃，兩頰深凹見骨，眼神既瘋狂又呆滯，神智陷入半瘋的狀態。死亡的降臨簡直是這位老人的解脫，對那些目睹他死亡過程的人而言也是一樣。老人離世一天之後，艦上出現了動人的一幕——海葬儀式。司令官和其他軍官環繞而立，許多艦上人員跟他們一起參加了儀式。艦上牧師將老人的屍體送入大海深處，祈願“大地與海洋生生不息”的那一天來到。

關於服用鴉片帶來的恐怖後果，此事堪為最難得的可怕例子。酗酒之後一切令人憎惡反感的後果，都不及這可怕。震顛性譫妄就夠可怕了，這位老鴉片鬼的臨終一幕猶比那還可怕。艦上中國人的表現同樣令人反感。他們對自己垂死的同胞沒有表現出哪怕一絲一毫同情憐憫。老人死前一兩天，他們沒有人願意接近他，除了司令官身邊的一個僕人。老人臨終前的最後一夜，兩個甲板上幹活的苦力被艦長強令呆在老人的艙室裡。兩個苦力被迫服從命令，卻縮在離老人最遠的牆角裡，根本沒靠近他。一些掌舵水兵給了老人所需要的東西，在老人離世時陪伴在老人身邊。<sup>28</sup>

後來佩里艦隊於琉球進行考察和探險的過

程中，艦隊人員時常將中國人與琉球人進行對比，不斷得出中國人“懶惰”“病態”，甚至“一無是處”的結論。比如佩里艦隊的探險隊在琉球島上行進一天之後，點起篝火宿營：“中國人全都——或者說是假裝——筋疲力盡了，其實白天琉球苦力們背的行李比他們還多。後者有耐性，很幽默，吃苦耐勞，簡直讓那些一無是處、偷奸耍滑的東西蒙羞。我們當初實在是輕率，才會帶上這些東西跟我們同行……”<sup>29</sup>具體到個案，佩里艦隊人員筆下甚至帶有幾分幸災樂禍：“我們沿着海岸走了一個半小時，突然一個名叫阿興（A-Shing）的中國苦力犯了病。這是他喝清酒又吃青桃子的後果。他的擔子交給了琉球苦力，他得以騰出手來摳喉嚨。連摳三回，摳得真使勁，以至於嘔吐物裡都見了血。反向刺激是常見的對付一切小病的中國療法，往往非常見效。”<sup>30</sup>

## 四

佩里艦隊來華時，正值太平天國風起雲湧。佩里也從自己的角度記錄了對太平天國和洪秀全的理解：

目前中國的政局極度不穩，整個帝國都處於一場暴力革命所帶來的動盪之中。半個中國都在起義軍的佔領之下，起義軍宣稱自己代表從前的中國人。自很久之前，眼下統治中國的王朝建立，從前的中國人一直遭到盤剝壓榨。反叛軍的領導人極其睿智，他因沮喪失意或莫須有的過錯而放棄了以科舉考試求取功名（這在中國地位崇高），人變得憎惡厭世，一度表達過不滿，最終公開豎起了反旗。他剛開始只有一小夥追隨者，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許多人投到他的麾下。如今，在橫掃了許多省份之後，他輕而易舉地拿下了偉大的南京城。

這個人譴責抨擊主流的信仰，這導致大批佛寺被毀。他鼓吹的信仰跟美國的摩門教相仿，他聲稱自己一直與上帝相溝



TANKA BOAT, MACAO.

圖 8. 澳門疍家人（圖片來源：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164-165.）

通，自命為上帝之子。他麾下盲目無知又無法無天的追隨者們宣稱篤信他那虛假的宗教啟示。他則通過宗教機器利用他們擁有了巨大的實力。他同基督教偽裝親善，堅稱由於信仰相似，所有基督教國家都應幫助自己推翻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帝國皇室，讓天子的寶座歸於真正的上帝之子、摩西十誡的信徒、從前中國君王的後裔。他不加掩飾地自封為帝國的君主，從他鼓吹的教義中即可想到，一旦時機成熟，他會謀求建立偉大的地上天國。<sup>31</sup>

對晚清中國及中國人的蔑視和鄙夷，加之對中國局勢進入臨界點的基本判斷，終於讓奉命遠航日本的佩里艦隊也敢於插手中國事務，甚至敢於進行武力干涉。佩里艦隊第二次遠航

日本之前，留下“普利茅斯”號護衛艦在上海保護美國僑民利益。該艦人員稱，佩里艦隊一離開中國，清軍即開始對上海的美英僑民採取動作。清軍圍繞上海的外國人居住區紮營，清軍水師也緊靠外國人居住區下錨停泊。然後，清軍開始拆毀外國建築，水師則不發警告，直接向江上往來的一切船隻開火。外國僑民向統領清軍水師的“道台”（Taotae，應為時任蘇松太道吳健彰）控告申訴，道台表示自己無力約束手下軍隊的行為。

1854年3月6日，一艘船主為美國公民、懸掛美國國旗的引水船在未經任何警告的情況下遭清軍水師戰艦開火射擊。全副武裝的清軍官兵強行登船，扯下美國國旗，扣押所有船員（皆為中國人），並將船員的辮子捆在戰

## 南粵人文

艦桅杆上。當晚“普利茅斯”號護衛艦艦長凱利（Kelly）中校接美國領事通報，馬上派格斯特（Guest）上尉率11名全副武裝的水兵陪引水船船主去找清軍水師交涉。格斯特上尉奉命，若有必要可使用武力解救被扣押的船隻和船員。格斯特上尉登上清軍水師戰艦，與他交涉的清軍水師軍官卻是一個葡萄牙人，應為彼時從寧波僱傭來的澳門籍武裝商船人員。格斯特上尉質問為何竟膽敢無視美國國旗的保護，要求立即放人。那名葡萄牙軍官表示，上司不在，自己無權放人。他還現場徵詢了另一位中國官員的意見，進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答覆。格斯特上尉隨即喝令自己的隨行官兵登上甲板，拔刀自行割斷繩子，救下被扣押的船員。清軍紛紛圍攏上來，舉槍瞄準。那名葡萄牙軍官站得離格斯特上尉很近，格斯特拔出手槍頂住葡萄牙人的腦袋，威脅他不許輕舉妄動。葡萄牙軍官被迫下令放人，格斯特上尉得以帶船員和引水船安全返回。

凱利中校又通過美國領事向清軍水師道台表示，因清軍“侮辱”美國國旗，要求清軍道歉，清軍戰艦須在前桅頂帆的桅頂上公開懸掛美國國旗，鳴21響禮炮向美國致敬，道台對此不作明確答覆。“普利茅斯”號護衛艦隨即搶佔了海上有利位置，做出戰鬥姿態。無奈之下，清軍水師作出讓步。在清軍戰艦懸掛美國國旗並鳴禮炮致歉後，“普利茅斯”號返回泊地。佩里艦隊人員卻認為，中國人並未從此事件中得到教訓。

4月3日，一些清軍又來拆毀外國建築。建築的主人聞訊與一名朋友趕到現場，遭兩名清兵持刀攻擊。兩名外國人中有一人攜帶左輪手槍，開槍自衛打傷兩名襲擊者，襲擊者帶傷逃遁。很快大批清軍從各處營寨圍攏而來，打傷一男一女兩名外國人。警報發出後，岸上的少量美國海軍陸戰隊隨即與大批清軍發生戰鬥，依託外國人居住區附近的墓地為掩體，堅持到增援到來。美英軍艦上的水兵和海軍陸戰隊上岸增援，迫使清軍退回營寨。當晚英軍和美軍趁夜主動撤回，加強巡邏。

第二天早上，美英領事和軍官召開聯席會議，認為必須拔除清軍環繞外國人居住區修建的營寨和塹壕工事，如此才能保護外國僑民的安全。英美雙方通告清軍，下午四點之前必須撤除塹壕營寨，否則將遭摧毀。至下午三點半，清軍未作答覆。英美兵分兩路，英國海軍的奧卡拉漢（O'Callaghan）艦長率英國軍艦上的約150名水兵和陸戰隊員以及上海當地的外國志願者組成右路；凱利中校指揮“普利茅斯”號上約60名水兵和陸戰隊員，以及美國商船上的30名船員（攜兩門野炮）組成左路。下午四點，左路美軍開始炮擊清軍營寨。炮擊持續了15到20分鐘，清軍塹壕工事中毫無還擊的跡象。凱利中校遂下令停火，向清軍營寨發動衝鋒。美軍聽令前進，走到距離清軍營寨30碼時，一條20英尺寬、7英尺深的小溪將隊伍分隔開來。清軍突然從藏身的泥牆後用鳥槍和抬槍開火射擊，美軍毫無防備。清軍的射擊持續了約十分鐘，凱利中校指揮部隊從左面迂迴到清軍側翼。然後，美軍開始從側面向清軍營寨開火。大約八分鐘後，清軍丟下大片死傷者敗退。

左路激戰的同時，奧卡拉漢艦長從右路進攻清軍，佔領了清軍的塹壕工事，並縱火焚燒了清軍營寨。接着，奧卡拉漢迂迴到清軍塹壕後方，凱利則從正面進攻。前後兩路夾擊，清軍剩下的營寨也被付之一炬。美英兩軍再度趁夜收兵。第二天一早，太陽升起之後，美軍和英軍又回到這裡，還帶來一百多名中國苦力，很快將塹壕填平。美英兩軍的傷亡一樣：各有一人陣亡，三人受傷。佩里艦隊人員稱，從那以後，中國人不敢再對上海的外國人輕易有所動作。<sup>32</sup>

從“幻滅”到鄙夷，直至親自動手進行武裝干涉，這便是佩里艦隊的晚清中國之旅。其對待中國如此，對待日本亦如此。或者說，其背後反映出的，正是近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在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範圍內的心態和作為。

## 註釋：

1. 相關研究可參見文德泉：《一八五四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看到的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89年第7—8期，後收入黃啟臣、鄧開頌：《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232—243頁；修斌、劉嘯虎：《〈日本遠征記〉所見琉球的國際地位——兼論琉球與日本、中國之關係》，《海大日本研究》第4輯，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4年；修斌、劉嘯虎：《ペリ一艦隊の対中・日・琉關係の認識》，《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8號，関西大學大學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15年；劉嘯虎：《〈日本遠征記〉有關澳門內容選譯》，《澳門研究》2018年第88期；劉嘯虎：《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海軍佩里艦隊眼中的澳門》，《深圳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劉嘯虎：《美國海軍佩里艦隊在琉球所涉刑事案件研究》，《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等。
2.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25–126.
3.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28.
4.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53.
5.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50.
6.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54.
7.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51.
8.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51.
9. [法]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著，耿昇譯：《韃靼西藏旅行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法]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著，張子清、王雪飛、馮冬譯：《中華帝國紀行：在大清國最富傳奇色彩的歷險》，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相關研究可見澤擁：《歐洲遊記文學在19世紀科學境遇中的“異化”——以法國人古伯察遊記的批評史為線索》，《外國文學》2007年第3期；潘璋琳：《19世紀的表述中國之爭：以密迪樂對古伯察〈中華帝國紀行〉的批評為個案》，《史林》2010年第4期；龐希雲、錢林森：《中國萬花筒：古伯察遊記中的中國形象塑造及其傳教士立場》，《華文文學》2014年第3期等。
10.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159–160.
11.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61.
12.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 南粵人文

-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60.
13. Hog Lane，即新豆欄街。
  14.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61.
  15. 指珠江，Choo-Keang。
  16. 佩里艦隊下轄的美國海軍巡洋艦。
  17.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61.
  18.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339–340.
  19. 即 Peter Parker (1804—1888)，一譯巴駕、帕克，美國首位來華醫療傳教士，廣州博濟醫院創始人，1844年擔任美國特使助手，參與《望廈條約》談判，後於1855年任美國駐華全權公使。
  20.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341.
  21. 即“the native city”。
  22.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68.
  23.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67.
  24.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68.
  25.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68.
  26.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67.
  27. 佩里艦隊下轄的美國海軍巡洋艦。
  28.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223–224.
  29.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98.
  30.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205.

31.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170.

32.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581–585.

